

F O R F Ø R E R E N S D A G B O G

# 诱惑者日记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S Ø R E N K I E R K E G A A R D



# 诱惑者日记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诱惑者日记 / (丹)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S.) 著;  
京不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47-4588-8

I. ①诱… II. ①克… ②京… III. ①长篇小说  
丹麦—近代 IV. ①I53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021号

- 书 名 诱惑者日记  
作 者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译 者 京不特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江 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88-8  
定 价 25.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无法对自己有所隐藏，在我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决定去把我那时在极大的匆忙中带着极大的骚动获得的那份潦草抄本准确地誊清一份出来时，我几乎控制不了在这样一个瞬间里袭向我的恐惧。现在这处境出现在我面前，就像那时一样地使我惶惶不安并且感受到一种责备。那天，不同于往常，他没有关上自己的文书写字柜，它的整个内容就这样可由我支配了；但是，即使我通过提醒自己说我不曾打开任何抽屉来粉饰自己的行为，那也是没有用的。一个抽屉是被拉开了的。在之中有着一大堆散页，而在这些散页之上有着一本大四开本的书，装订得很精巧。朝上的一面有着一幅白纸上的插画，上面有他自己写的持续的评注<sup>①</sup>第四号。也许我可以让自己去以为，假如这书的正面不是向上、假如这引人注目的标题不曾引诱我，那么我就不会陷进这诱惑，或者我还是会对诱惑做出抵抗，然而，这种努力只会是徒劳。这标题本身是奇怪的，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还不如说是因其所处环境而让人觉得奇怪。通过对这些散页的匆匆浏览，我感受到，这些文本包含有对各种爱欲处境的诸多解读、对某个关系的一些个视角，以

① 原文为拉丁语：commentarius perpetuus。

及一些非常奇特的信稿——这种奇特是我后来在它们的艺术上完美的、精明算计出的漫不经心中认识到的。现在，在我看穿了那个堕落的人的阴险内心之后回想那个处境的时候、在我带着我那“朝一切狡猾睁大着的”眼睛走向那个抽屉的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就像是一个警察进入造假者的房间、翻动他的物品、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一大堆散页纸张、尝试手稿时所获得的印象；在一页上是一个小小的树叶装饰图案、另一页上是一个署名花押字样、第三页上是一行反写的文字。这很轻易地向他显示出，他正在随着正确的踪迹侦查，对此的喜悦混杂着某种对于这种专研、这种不容忽视的勤奋的钦佩。无疑，我的情形会稍有不同，因为我不怎么习惯于侦探各种犯罪事件并且没有得到一枚警标<sup>①</sup>的武装。我会觉得真相的双重分量：我是走在非法的路径上。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总是缺乏言辞，而在那时，我思想上的匮乏不亚于言语上的匮乏。一个印象深深映入人的脑海，直到反思重新挣脱出来并且在自己的运动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去说服和取悦那不认识的陌生者。反思越是得到发展，它就越是迅速地知道去振作自己，它就像为外国旅行者签护照的公务员，如此地习惯于去看各种神话般的人物形象以至于不再轻易地去为什么东西而惊

---

① [警标] 小小的浇铸或者印戳出来的牌子，警察带在身上以表明他们的权威身份。

诧。然而现在，尽管我的反思无疑是高度地得到了发展，在最初的一刻我还是大吃一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变得苍白，我几乎摔倒，为此我多么恐惧。想象一下：如果他到了家、发现我手抓着抽屉眩晕在文书写字柜前，——负疚的良心却能够使生活变得有趣<sup>①</sup>。

书的名字就其本身并不让我惊奇；我想那是一个摘录的集子，这在我看来完全很自然，因为我知道，他总是

---

① [使生活变得有趣]使生活变得令人感兴趣。

对照“那令人感兴趣的”这一范畴：

德国批评家施莱格尔在《论希腊诗歌的阶段》中提出了“那令人感兴趣的(Det Interessante)”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在丹麦，海贝尔在他对丹麦诗人欧伦施莱格尔的戏剧《迪娜》的评论中用到“那令人感兴趣的”这个概念。文章发表在海贝尔所出版的《智性杂志》上，第16和17期，1842年11月15日，写道：“总之它[那古典的悲剧]不认识‘那令人感兴趣的’，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对于这个概念，那些古代语言根本没有什么相应的表达词。这一点同时标示了古典悲剧中那伟大的、那庞大的，还有它的限定，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个诗人所要求的人物描述越多，那么，在根本上存在的人物发展就越少，在这里也就是，没有什么可发展了，就像在一尊大理石像中那样没有任何可发展的东西，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在所有它的剪影中被塑像般地定性了，甚至是预先就定性了。”

后来在评论中海贝尔写道：“从引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一范畴，特别是在《迪娜》中得到运用的，是‘那令人感兴趣的’，一种特别流行的用词，所有人都理解这个词，甚至那些不懂得任何别的美学概念定性的人们也理解它。在上面我已经借机会指出：‘那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属于当代艺术的概念。”海贝尔继续写道：“许多有教养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从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斯科里布和维克多·雨果那里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诗意享受的人们，在人们问他们有没有在剧院的这一或者那一场出色表演中获得愉快的时候，他们几乎发火。‘感到愉快？’他们带着愤慨回答：‘不，那是一场高度地使我感兴趣的表演’。”

热情盎然地拥抱他的各种研究。然而在这集子之中还有着别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不多不少只能是一部日记，非常精心地写下的日记；正如根据我从前对他的所知我并不觉得他的生命非常需要一种评注，根据我现在所得的认识我并不否定，这标题的选择既有品味又有理智，对于他自己和对于处境有着真正审美和客观上的把握。这一标题与整体内容有着完全的和谐。他的生活曾是一种对于去实现“诗意地生活着”这一任务的尝试。他有一只敏锐地得到了发展的器官，要去在生活中找出“那令人感兴趣的”<sup>①</sup>，他知道怎样去找到它并且在找到它之后不断半诗意地再生产那被体验了的东西。因此，他的日记不带有真实记述的准确性、也不是简单的叙述，不是陈述式、而是虚拟式<sup>②</sup>。尽管那被体验了的东西自然是在它被体验了之后才被记下的，有时甚至也许是在很久以后，但它却常常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仿佛它就发生在此刻的同一瞬间，那么戏剧性地生动，乃至这一切有时就好像是发生在一个人的眼前。现在我们看，他极不可能因为对这日记有着任何别的意图而写这日记；很明显，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日记对他只有个人意义；不管是

---

① 见前面注释中关于“那令人感兴趣的”的描述。

② [陈述式……虚拟式] 陈述式是直陈的、是给出关于现实的简单客观陈述的动词形式，是可证实的。虚拟式则伸展到现实之外，用来表达愿望或设想。

从其整体还是从其单个细节来看，都不允许这样的一种假设：“我面前有一部诗歌著作，它也许甚至已经被人决定了要去付印。”确实，他就其个人而言无需因为出版它而害怕什么；因为大多数姓名是如此古怪，以至于它们绝不可能不是杜撰的；我只曾有一点怀疑，这些人物们的名想来是真实的，这样他自己就总是能够去确定地认出真实人物，而任何一个不相关的人都会被人物们的姓误导。至少我所认识的那个女孩——也就是这日记的首要兴趣所在——考尔德丽娅的情形是如此，她名叫考尔德丽娅<sup>①</sup>，非常确实，是真的，但是她却不姓瓦尔<sup>②</sup>。

尽管如此，但现在这日记有了这样的一种诗意印痕，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对此的回答并不难，我们可以让他身上的诗意天性来解释，这种诗意天性，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既可以说它是不足够丰富、也可以说它是不足够贫瘠，达不到能够去把诗歌和现实两者相互区分开的程度。诗意的成分是他自己身上所带的那种“更多”。这一“更多”是他在现实的诗意处境中所享受的诗意内容；然而他却在“诗意的反思”的形式中又把它收了回来。这是第二种享受，而享受则是他的生命的意图所在。在前一种情形，他个人

---

① [考尔德丽娅] Cordelia：可能是源自拉丁语“小小的心”。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剧中，李尔王的小女儿也叫这个名字。

② [瓦尔] Wahl：德语，“选择”。



亲身享受“那审美的”，而在第二种情形，他审美地享受自己的人格<sup>①</sup>。在前一种情形，关键是在于，他自我本位地亲身去享受那部分地是由现实给予他的、部分地是他自己用来使现实受孕的东西；在第二种情形中，他的人格被挥发出来了，这时他在处境中享受处境和自身。在前一种情形，他不断地需要现实来作为机缘、作为环节；在第二种情形中，现实被淹没在了“那诗意的”之中。于是，第一阶段的果实就是日记所处的心境，——日记从这一心境中显现出来作为第二阶段的果实，在后一种情形中这个词被以一种不同于前一种情形中的意义来理解。他的生命就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中流逝，而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因这暧昧而不断地拥有着“那诗意的”。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背后，远远地在背景深处有着另一个世界，它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关系就像我们时常在剧院中看见的那种在真正的舞台背后的舞台与这真正的舞台间的关系。透过一层薄纱我们仿佛是看见一个薄纱的世界，更轻、更形同虚空，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质地。许多人是有形地显现在这现实世界里，但他们却不

---

<sup>①</sup> 在丹麦语中形容词“personlig（亲自的，私人的，个人的，人身的）”的名词化就是personlighed（人格，个性）。在这里，如果翻译要呈现出克尔凯郭尔对字词的游戏的话，这个句子也可以译成：“在前一种情形，他人格投入地享受‘那审美的’，而在第二种情形，他审美地享受自己的人格。”

是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而是生活在那另一个世界。然而，一个人这样地消褪，甚至几乎是从现实中消失，其原因要么会是在一种健康、要么会是在一种疾病中。后者是这样一个人的情形，我曾对这人有所知但并不认识他。他不属于现实世界，但他却还是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他不断地奔向这现实，但是甚至是在他最投入的时候，他也总是在现实之外。然而，那把他召唤走的并不是“那善的”，事实上也不是“那恶的”，我甚至在目前的这瞬间也不敢这样说他。他患有**一种大脑激亢症<sup>①</sup>**，对于这种病症，现实没有足够的刺激，如果有这刺激的话，至多也只是一时一刻的。他并不就现实做出过度的努力，他不是太虚弱而无法承受它，不，他太强有力了；但这强有力是一种病症。一旦现实失去了作为刺激的那种意义，他就被解除了武装，他身上的“那恶的”就在于此。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刺激的瞬间也是这样，而“那恶的”就在这意识之中。

那个女孩，她的故事构成了这日记的主要内容，以前我认识她。他是不是曾诱惑过更多人，我不知道；不过从他的文稿看来是可能的。另外，看来他在另一种完全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的实践中曾是非常熟练的；因为他在太大的

---

① 原文为拉丁文：exacerbatio cerebri。

程度上被精神性地定性<sup>①</sup>，以至于不会去成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诱惑者。我们也可以从日记中看出，有时候，他所欲求的东西是某种完全偶然随意的东西，比如说一声问候，并且决不接受更多，因为这是那相关者身上最美丽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精神天赋，他知道怎样去引诱一个女孩，去吸引她，而没有想要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占有她。我能够想象，他知道怎样去把一个女孩的情感引向至高点，他确定她会为他奉献一切。当事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中断了，不会从他这边发生哪怕最微渺的趋近、不会落出一个关于爱的词，更不用说一种宣告、一种诺言了。然而这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不幸的人双倍苦涩地保留了对之的意识，因为她无慰无告没有任何可诉求的东西，因为她不得不持续不断地颠簸在一种可怕的巫术舞蹈中的不同心境之间——她一忽儿责备她自己而原谅他、一忽儿又责备他；而现在，既然这关系毕竟只是在比喻性的意义上<sup>②</sup>有过现实性，她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去同那种“是否这全部都是一个幻觉”的怀疑进行搏斗。她无法向谁去倾诉；因为她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倾诉。如果我们做梦，我们可以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梦，但是她所能讲述的东西则不是梦，那是现实，然而一旦她想要向另

① 关于“精神性定性”（以及“感官性定性”和“灵魂性定性”），《非此即彼》上卷所收的文章《直接的爱欲的阶段》中有所谈及。

② 也就是说“在非真正的意义上”。

一个人诉说它、想要缓解那忧虑的心，这时，它就突然是有。她自己完全感觉到它。没有人能够把握住它，她自己几乎也不能，但它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重压在她心上。因此，这样的受害者们是很特殊的一类。她们不是那种不幸的女孩，被遗弃或者觉得她们被社会抛弃，健康而强烈地伤心，时而在心灵超载的时候到仇恨或者原谅中去获得发泄。这样的受害者，在她们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她们生活在通常的关联之中，像平时一样地受尊敬，然而她们却变了，这变化对她们自己来说几乎是无法解释的，而对别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她们的生活不像那些不幸女孩们的生活那样破裂或者被折断，而是转回到自身之中；对于别人来说是迷失了，她们徒劳地想要找到她们自己。在同样的意义上，正如我们可以说，他贯穿生命的路是无法追踪的；（因为他的脚是这样长的——他可以收藏起它们之下的脚印，以这样的方式我最容易去想象他那种在他自身中的无限的反思性，）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什么受害者倒在他面前。他生活得实在太精神化，以至于他无法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诱惑者。然而他有时候却取用一个表象躯体<sup>①</sup>，并且

---

<sup>①</sup> [表象躯体] 原文为 *parastatisk Legeme*。这个名词闻名于古代教会关于耶稣神性和人性间关系的争论。基督教最早的旁支教派之一，幻影说教派（诺斯替主义的教派），反对赋予耶稣“那肉体的”，提出：耶稣的人性只是一种表象躯体（*corpus parastaticum*）。

现在是纯粹的感官性<sup>①</sup>。甚至他与考尔德丽娅的故事是那么错综复杂，以至于他有了这个可能作为被诱惑者登场，甚至那最不幸的女孩有时候对此也会不知所措，并且在这里他的足迹也是那么模糊，乃至任何证据都是不可能。那些个体对于他说来曾只是刺激物，他将他们扔开，正如那些树甩掉叶子——他重焕青春，而叶子枯萎。

但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中看起来又是怎样的呢？正如他将别人引上迷途，于是我想，他最终自己也步入迷途。他将别人引上迷途，不是从外在意义上看，而是内在地就他们自身而言。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在路上走失的旅行者引上一条错误的小径并且就此把他一个人遗留在他的迷途上，这样的做法是令人反感的；但是，这与“引导一个人去在其自身之中进入迷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迷失的旅行者还是有着这样的安慰：原野在他的周围不断地变换风景，并且每次变换都产生出找到一条出路的希望；那在其自身中迷失的人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来让他走动；他马上就会发现这是一条他无法发现出口的循环路径。我想他自己的情形也会是如此，只是要根据一种还要远远更为可怕的尺度来衡量。我无法想象出还有什么比一颗机关算尽的脑袋失去对机关的控制更为痛苦的折磨，这时，随着良心

---

① 关于“感官性”（和“精神性”等等），作者在《非此即彼》上卷的文章《直接的爱欲的阶段》中有所谈及。

的苏醒，它的所有敏锐诡诈都反过来针对自己，这时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从这一昏乱中救出去。尽管他在自己的狐狸洞里有许多出口，但那也没有用，在他那惶惶不安的灵魂以为已经是看见了照进来的日光的这一瞬间，结果显示它其实是一个新的入口，并且，他就这样像一只受惊的猎物，被绝望追击着，不断地寻找出口而不断地找到进口，——进入这进口他又走回到他自身之中。一个这样的人并非总是那种能够被人称作是罪犯的人，他自己也常常被自己的阴谋欺骗，然而他所遭受的惩罚却要比一个罪犯可怕得多；因为甚至那懊悔<sup>①</sup>的痛楚和这一有意识的疯狂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的惩罚有着纯粹的审美特征；因为即使是“良心苏醒”这句话，如果被用来描述他的话，也是一种过于伦理的表达；良心在他面前表露出自己，只是作为一种更高的意识，这更高意识表现为一种骚动不安，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这骚动不安并没有在指控他，而只是在保持使他清醒、使他在他的毫无结果的碌碌营营之中得不到安息。他也不是疯狂的；因为那些有限想法的多样性没有在疯狂性之永恒中被僵化掉。

可怜的考尔德丽娅，要找到安宁对于她也是一件很难

---

<sup>①</sup> 这里的懊悔其实已经是克尔凯郭尔的一个重要概念，“悔(Anger)”，但是因为上下文是故事性叙述而不是理论性文字，故译为“懊悔”。

的事。她从她的内心深处原谅了他，但是她自己得不到安宁，因为这时怀疑醒来了：取消婚约的是她、导致不幸的机缘是她，是她的骄傲在欲求那非同寻常的东西，这时她后悔，但她得不到安宁；因为这时那指控着的想法宣称免除她的责任：那是他，借助于他的狡猾而把这个计划设置进她的灵魂，这时，她就恨，她的心在诅咒之中感到轻松，但她得不到安宁；她再次责备自己，责备，因为她恨过，自己就是一个罪人的她恨过，责备，因为不管他有多么狡猾，她总是有着辜咎<sup>①</sup>。他欺骗了她，这对她来说是沉重的，而更沉重的是，——我们几乎会忍不住要说——他唤醒了那多嘴多舌的反思，他在审美上使她得到了足够的发展、使她不再谦卑地听从一个声音而是能够一次同时听许多说话声。这时，回忆在她的灵魂中醒来，她忘记了过失和辜咎，她回忆那些美丽的瞬间，她被麻醉在一种不自然的亢奋激动中。在这样的时刻中，她不仅回忆起他，她用一种透视洞察力来理解他，而这洞察力只是显示出她得到了多么强有力的发展。这时她在他身上看不到罪犯的形象、但也看不到高贵人的形象，她只是觉得他是审美的。她曾写给我一封短信，之中她谈论到他。“有时他是那么地富有精神性，以至于我觉得自己作为女人被消灭了，而在另一些时候他

---

① “辜”是克尔凯郭尔的又一个重要概念。比如“有辜的——无辜的”。辜不同于罪。在别的地方克尔凯郭尔有专门对辜的讨论。

是那么狂野而充满激情、如此充满欲求，以至于我几乎为他而震颤。有时候我对于他就仿佛是陌生人，有时候他完全地奉献出身心；有时，在我投出双臂向他拥抱的时候，突然一切都变掉了，而我是在拥抱云朵<sup>①</sup>。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就知道这种说法，但是他教会了我去理解它；在我使用它的时候，我总是想着他，就好像我只是通过他而去想每一个我的想法。我一直喜爱音乐，他是一件无以伦比的乐器，总是被打动，他有着一种任何其他乐器所不具备的音域，他是一种所有感情和心境的总和，没有什么思想对于他是高不可及的、也没有什么思想对于他是绝望无比的，他能够像秋天的风暴那样地咆哮，他能够默无声息地低语。我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发生作用的，然而我不能说，我的话破坏了自身的作用；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它会发生怎样一种作用。带着一种无法描述的、但却是神秘的、至福的、无法命名的恐惧，我听着这一我自己召唤出的但却又不是召唤出的音乐，总是有着和谐、他总是让我欣喜若狂。”

对于她这是可怕的、对于他这会变得更可怕，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我自己每次想到这一事件都几乎无法控制那攫住我的恐惧。我也被卷进了这雾的王国、这梦

---

① [拥抱云朵]在古典神话中说及，伊克西翁，拉庇泰（塞萨利的山上的一个民族）的国王，被诸神邀请到他们的餐桌上，在那里他想要强奸天后朱诺（希腊神话中的赫拉）。结果他强奸了一朵有着朱诺形象的云，云受孕生出人马。



的世界，在之中人们每一瞬间都被自己的影子惊吓。我徒劳地想要将自己从那里解脱出来，我就像一个不祥的形象、像一个无声的指控者那样地跟着。多么奇怪！他在一切之上散布了那最深刻的秘密，然而却还是有着一个更深刻的秘密，而这秘密就是：我是一个知秘者，我自己以一种非法的方式成为了一个知秘者。去忘记这一切是做不到的。有时候我想着去对他说这事。然而这又有什么用，他要么会否认一切而声称那日记是一部诗意的尝试，要么他会要求我保持沉默，——这是我考虑到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已成为知秘者而无法拒绝他的。然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会像秘密这样地牵涉到这么多诱惑和这么多诅咒。

我从考尔德丽娅那里收到一个书信集。这书信集是否完全，我不知道，然而我记得好像她曾说起过她自己在这书信集中拿走了几封。我将之抄录了下来，并且现在将这抄录下的拷贝都编插进我的誊清本。当然，它们缺乏日期，但即使它们有日期，这也帮不了大忙，因为这日记的内容在它不断继续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稀疏，甚至在最后除了一个单独的特例之外，所有日期都被放弃了，仿佛这故事在其发展中具备了一种质地上的意义，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几乎就是理念——尽管它本来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因此时间上定性就变得无所谓。相反，那对我构成帮助的东西，在日记的不同段落中有着几个词，我在一开始没有搞